

月满上元夜 灯暖人间情



张掖社火表演 杨满



滚元宵

□ 裴金超

春节的喜庆余味尚在,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又接踵而至。如果说春节是一场全民狂欢的节庆的话,那么元宵节就是这场狂欢的压轴大戏。元宵节又称“上元节”,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。这一夜,天上明月高悬,地上彩灯万盏,人们观灯赏月,阖家团聚,其乐融融。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,当数那一碗碗热气腾腾、香甜可口的元宵了。

说起元宵,就不得不说它的制作过程。其过程虽谈不上复杂,却需要耐心与技巧。记得小时候,正月十五前几天,家里就开始为制作元宵做准备了,那时候我们叫“滚元宵”。

母亲总会提前做好各种馅料,通常是核桃、花生、芝麻和葵花子等。她先把它们炒熟、剁碎,再与白糖巧妙地融合,接着将融合后的馅料切成小块,揉成小球,沾上水。接下来,是滚元宵的重头戏——母亲将湿软的馅儿轻轻放入盛着干糯米粉的筛箩中,开始了这场关于“滚”的艺术。随着母亲双臂轻轻摇晃,一层薄薄的糯米外衣迅速包裹住了馅料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件月华织就的纱衣。我站在一旁,目光紧随着一个个滚动的小球,满心好奇,跃跃欲试想要参与其中。然而,母亲却拦住了我,微笑着说:“这是技术活,滚的时候要用均匀,否则元宵就会一边厚一边薄,甚至出现裂缝。”

母亲手法娴熟,元宵在她的双手间仿佛有了生命,逐渐变得均匀圆润,犹如初升的满月,散发着柔和的光泽。每当元宵裹上一层薄薄的糯米粉外衣后,母亲便轻巧地将它们捡进筛箩,在水盆中轻轻点一下水,再倒回筛箩中继续摇晃。点水是制作元宵中最富技术含量的



一环——点水时要恰到好处,过多会使元宵过于湿润,难以成形;过少则会导致元宵干瘪,口感不佳。如此反复几次,元宵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,越滚越圆,直至成为一个个洁白如玉、圆润可爱的小球。

终于,当一碗碗热气腾腾、圆润可爱的元宵端上桌时,整个屋子被一股甜蜜温馨的气息填满。我们围坐在桌旁,轻轻吹凉,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。软糯的外皮与香甜的馅心在口中交融,顷刻间,所有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满满的幸福感。这“滚”出来的甜蜜,不仅仅停留在舌尖上,更融化在心底。

元宵节习俗漫谈

□ 杨东兴

文创新花灯、元宵晚会等艺术形式,焕发无限生机。

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,历来十分重视元宵节,从河西到陇东,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,无不张灯结彩,喜迎元宵。省会兰州,除灯会之外,还盛行灯谜。近现代以来,范振绪、慕寿祺、冯国瑞、张作谋等文人名士雅好灯谜。如范振绪的“牧童驱犊还”(中韵二)、冯国瑞“方言书倚马可待”(外语语种)。这些灯谜既具文化底蕴,也不乏时代特色,颇有艺术价值。再如定西、庆阳等地的“蒸面盏”,趣味无穷。近代陇右诗人牛树梅《正月思乡竹枝词九首》之九写道:“蒸将面盏几盘笊,继续浸油入罐中。不是银花和火树,夜来处处满堂红。”此诗写正月十五日夜庆阳、定西一带蒸面盏的习俗,前两句记录蒸面盏的具体

过程,后两句说面盏使得满屋明亮,形象生动,寥寥数语便勾勒出陇东、陇中一带的元宵习俗。再如素有“华夏第一县”美誉的甘谷县,每年正月十五前一天举行“踩高跷”活动,俗称“高台”。大约中午十二点,一辆辆装饰华丽的车,组建成一个团队,沿城市主干道,敲锣打鼓,或耍社火,或舞龙舞狮,或展示中华武术。届时,家家扶老携幼,走出家门,分列于街市两旁,观看异彩纷呈的节目。放眼望去,极为壮观。再如河西地处丝路要津,自古为天下名郡,商旅南来北往,文化荟萃,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黄河灯阵、地蹦子社火等艺术形式。这些习俗彰显出陇右先民的生活智慧,是陇右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华丽篇章。

元宵习俗是历代以来人们在生产、生活中创造的,蕴含着丰富的思想

内涵、文化意蕴。从国家维度来看,元宵节自出现以来,不断发展并广泛传播,融合了各地区、各民族的习俗而成,是中华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,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。从社会层面来说,各地通过举行社火、扭秧歌、踩高跷等丰富多彩的活动,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增强了大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。以个人视角观之,家家户户通过游百病、吃汤圆、挂灯笼等活动,祈福许愿,希望自己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、家庭和睦、团团圆圆、幸福美满,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。

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节日之一,元宵节既是对春节庆祝活动的盛大收官,也承载着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深切期许。

(作者单位: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)

据史料记载,汉武帝太初改历,确定正月为岁首,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夜,正月十五别具深意。《元宵节演变研究》说:“(元宵节)发端于汉代的岁时节日。”魏晋南北朝时期,在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的背景之下,宫廷与民间皆张灯结彩,欢天喜地庆佳节,元宵节体现出民族融合的特征。随着隋唐大一统国家的建立,元宵节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征。唐代虽然实行“宵禁”制度,但是在正月十五前后三天,长安城内灯火通明,热闹非凡。唐代诗人苏味道在《正月十五夜》中写道:“金吾不禁夜,玉漏莫相催。”宋元明清时期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元宵节与商业文化进一步融合,出现了类型丰富的节庆习俗。宋代词人苏轼在《蝶恋花·密州上元》中写道:“灯火钱塘三五夜,明月如霜,照见人如面。”清代诗人姚元之《咏元宵》云:“花间蜂蝶趁喜狂,宝马香车夜正长。十二楼前灯似火,四平街外月如霜。”人们或扶老携幼,进城逛灯会;或三五成群,结伴出游,盛况空前,节日氛围极为浓厚。近现代以来,随着社会的转型,元宵节与现代科技相遇,涌现出



静宁手工灯笼制作 王毅



成县民俗社火表演 陈争强

临潭闹元宵声势浩大,参加扯绳大赛的人数众多。

元宵节“万人扯绳”活动是各民族团结友爱的象征。看,一群虎龙腾茂生生的后生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;一个个花枝招展婀娜多姿的姑娘从四乡八路结伴而来。这些壮实的后生和婀娜多姿的姑娘们,穿戴各异,语言各异,但他们的心中却燃烧着火一样的热情。

傍晚,华灯初上,洮州城南北走向的主街道花灯耀人。两条早已准备好的“绳”横铺在街心。主绳按旧俗摆放在十字街中央,由群众推荐的“少壮”担任“连手”负责每局的胜负,并与对方联结“龙头”(即绳头)。传统的扯绳活动,在每年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晚上举行,每晚三局,三晚九局。

据《洮州厅志》载:“其俗在西门外,以大麻绳挽作两股,长数百丈,另将小绳连挂于大绳之中,分上下两股,两钩齐挽。少壮咸牵绳首,极为扯之,老弱旁观,鼓噪声可撼岳,为上古牵钩之遗俗。”那时扯的绳,是各户捐来的麻绳,尚且“鼓噪声可撼岳”,可见当

时扯绳场面之壮观。

赛前各自将绳捆扎成头连、二连、三连、连尾(俗称“双飞燕”)。2001年,“万人扯绳”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依托历史悠久的元宵节“万人拔河”活动,2008年,临潭县被国家体育总局、中国拔河协会授予“全国拔河之乡”荣誉称号。2021年,临潭县“拔河”(万人扯绳赛)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比赛开始,参赛者按居住地地域,迅速分成上下两片,分挽绳的两端,双方连手将刚硬的榉木楔子串在龙头中央,以鸣炮为号,开始角逐。此时月华东升,皓月当空,霎时,爆竹声、哨子声、呐喊声、音乐声、观众的喝彩声融为一体,山岳为之震动!大河为之沸腾!人心为之震撼!这时候,整个大街上没有一个人不鼓劲的人,就是那耄耋之人,也会

一绳牵万心

□ 敏奇才

拄着棍子使劲地呐喊。每一个参与者都扯得汗流浹背,后背上都渗着一大片汗渍,那叫一个畅快淋漓。

此时此刻,雄健的后生们齐吼着,舞耍的龙头,翻腾着、起伏着。一锤砸下去木楔紧扣龙头相连,一根绳,一条心,向各自的方向奋力拼搏。后生们忘记了往日的辛劳、疲惫、忧愁、烦恼,充分展现着大西北人的粗犷、豪放与执着,那绳如巨龙流动、蛟龙出水,忽上忽下,或动或静,相争相持,气势为虹。于是在洮州城就爆发了一场壮阔、豪放、激荡、令人震撼和永存记忆的巨大舞蹈。

一声齐吼,惊天动地,使冰冷的空气变得燥热,变得火爆;使沉寂的大地变得颤动,变得激动;使恬静的月光惊得飞溅四开。好看!

后生们在吼,齐吼,万人齐吼,吼出了他们的心声,吼出了他们的团结和目标,也吼出了一方水土的韵致。那搏击的众吼,震撼着你我,烧灼着你我,激励着我,它让我我以撼天动地的姿态如此鲜明地感受生命的存在、活跃、奔腾和旺盛;也会让你在瞬间惊异于他们居然能释放出这么奇伟磅礴、撼天动地的能量。

这是一个六百多年记忆的存活和再现。

这是一场六百多年惊心动魄的搏击和凝聚。

好一个洮州万人扯绳!这是一种狂野的舞蹈,梦幻般的激情释放。

好一个洮州万人扯绳!它把人们的向往与追求、凝聚与拥抱,浓缩交织在了那一声声呐喊中、齐吼中,而后轰然升华为一种象征,一种万众一心、热血沸腾的象征。

惊春牛

□ 王升君

正月里的社火锣鼓喧天,喜气洋洋。“扭秧歌”“耍狮子”“舞龙”“惊春牛”等长期流传民间的社火活动,充满了浓郁的民俗风情。

元宵节这天庄稼人必早起。太阳初升时,各家各户都早早把自家的耕牛拉出来“迎喜”。

全村的牛集结在村子东头。“喜在东方”的说法约定俗成,不知是否与老子过函谷关骑青牛西行、尹喜见东方紫气的传说有渊源?传说未必可靠,但总映照着人间世事的美好愿念。

村东的牛、村西的牛、村南的牛、村北的牛聚一起。牛见了牛,先是大眼瞪小眼,互相磨蹭或竖戈相抵,小试牛角,并不真打架,接着贴近亲热起来。听老者号令,一排牛站在原野里,牛头一律朝东,像出征的队伍,气势赳赳。牛头拴上红布,“牛气”十足。各家把准备好的鞭炮堆放一起,早有青年后生迫不及待地点燃,牛受惊吓撒开四蹄,疯一般奔跑、甩鞭子,顿时,鞭炮声、孩子们的欢叫声、牛铃声合成雄浑的交响。

从元宵“惊春牛”的这一天起,人们便开始准备耙、犁、铁锨、榔头等农具,趁阳光好的时

候翻晒种子,惦记着种瓜点豆的节气到来。“惊春牛”与其说是“惊牛”,不如说是督促人。大地回春,一元复始,元宵“惊春牛”拉开了春天的序幕。早在周代就有“鞭打春牛”的风俗,其实,人鞭牛舍得真去打牛,而是借牛警示人。

四时春打头,春耕在即。牛作为农耕时代重要的生产力,位居六畜之首,被称为“仁畜”。《说文解字》对“物”的释义是:“物,万物也。牛为大物;天地之数,起于牵牛。故从牛。勿声。”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的牛文化,人们把吃苦耐劳、顽强坚毅的人誉为“老黄牛”,鲁迅先生也曾以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自喻。

元宵“惊春牛”早些年是乡下的一种农耕祭祀活动。如今,四轮子、三轮车等五花八门的“铁疙瘩”代替了牛耕作,但人们对牛的情感与怀念,却从未减弱。于是,元宵“惊春牛”被演绎成社火中的一幕小戏,代代相传。因为,但凡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,心底都有一份抹不去的“牛情结”。

“咚隆隆咚隆……”锣鼓声里,“春牛”上场了,“惊”得台上台下一片欢呼。

